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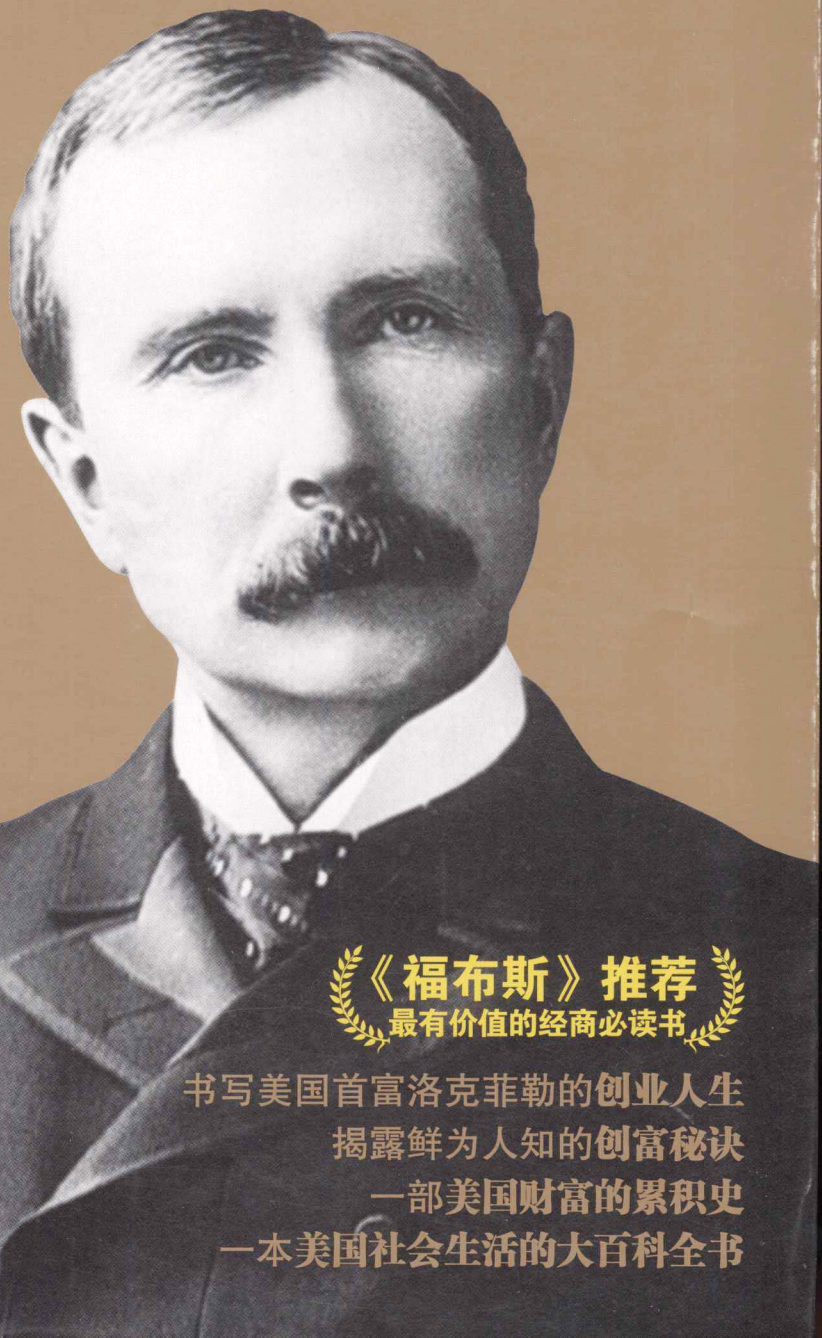
洛克菲勒传^上

全球首富的创富秘诀

美国国家图书奖
作者切尔诺
最权威的
洛克菲勒传记

[美] 荣·切尔诺 著 王恩冕 译

John D. Rockefeller



《福布斯》推荐
最有价值的经商必读书

书写美国首富洛克菲勒的创业人生
揭露鲜为人知的创富秘诀
一部美国财富的累积史
一本美国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K837.125.38

204

V1

013065396

洛克菲勒传

全球首富的创富秘诀

[美] 荣·切尔诺 著 王恩冕 译

上



K837.125.38

204

V1



北航

C167307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克菲勒传 / (美) 切尔诺著; 王恩冕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675 - 0702 - 9

I. ①洛… II. ①切… ②王 III. ①洛克菲勒,
J. D. (1839 ~ 1937) - 传记 IV. ①K837. 125.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054 号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美] 切尔诺著
by Ron Chernow
copyright © 1998 by Ron Chernow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2—903 号

洛克菲勒传

著 者 [美] 荣·切尔诺
译 者 王恩冕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邱承辉
审读编辑 何晓曦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电话 021 - 62869887 (邮购)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47.5
字 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675 - 0702 - 9/K. 385
定 价 98.00 (上下册)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前言

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极为沉默寡言，令人神秘莫测。他主管着当时最大的企业和慈善事业，却一直是位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善于伪装，一生都是在各种不同角色和层层神话的掩饰下度过的。所以，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各自不同：他既是标准石油公司^①的缔造者，才华超群却贪婪冷酷；又是个乖僻、吝啬的老头，施舍小钱，并且通过新闻摄影机向外界发表谈话。人们往往难以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形象拼凑成一副完整的肖像。

并不是没有人去尝试探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早在20世纪初，洛克菲勒就引得许多人为之树碑立传，几乎年年都会冒出一本有关他的书，数量之多，令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望尘莫及。他是当年最有名的美国人，言谈举止无不受到新闻界的详尽报道和分析。然而，即使在受到万众瞩目的鼎盛时期，人们依然对他如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因为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躲在私邸的围墙和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后面。

洛克菲勒经常在他的传记里销声匿迹，如同一个幽灵或游魂倏然而过。对于专事刺探洛克菲勒隐私的人如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和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来说，此公就是标准石油托拉斯的缩影，他的个性则为公司的种种密谋和诡计所掩盖。即使在竭力为洛克菲勒正名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所著的两卷本传记中，传主居然在长达数页的抨击与反驳的混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们的心目中，洛克菲勒一生所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掠夺性经营

相关。H. G. 威尔斯为这种立传的路子辩护道：“洛克菲勒的生平就是托拉斯的历史；他创立了托拉斯，托拉斯也同样塑造了他……因此，有了关于托拉斯的故事，就几乎不必再去按年代详细描述此人的私生活了。”由于传记作家们死抱着这个早就过时的观点不放，其结果是，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深入挖掘这位 19 世纪首屈一指的企业家的内心和外在世界，并将其综合成一幅丰满、完整的肖像的作品问世。

有关洛克菲勒的传记尽管汗牛充栋，却多为僵硬死板的学舌之作。这些作者无论抱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大都在千篇一律地沿用相同的纪事方式：翻翻有关传主经营方法的争论的老账，炒炒老掉牙的轶闻之冷饭。这些传记给人的印象如同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同一出戏，尽管每次坐的座位略有不同。产生这种印象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传记的概念在不断改变。除了大卫·弗里曼·霍克（David Freeman Hawke）所著的一本薄薄的《洛克菲勒》是在 1980 年出版的之外，其余所有的洛克菲勒传记均是在 20 世纪前半叶问世的，而且无不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对传主的隐私三缄其口。虽说这些作品尽显企业报告文学的长处，却鲜见弗洛伊德式的好奇心。比如，它们对洛克菲勒的父亲的事迹只是一带而过，而这个犯有重婚罪的假药贩子对其儿子一生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记述详尽的内文斯也对洛克菲勒的婚姻及其三个女儿都没表示出多少兴趣。在当今的女性主义风潮中，又有两部新书问世——伯尼丝·克特（Bernice Kert）的《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和克拉丽丝·斯塔兹（Clarice Stasz）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女人们》，试图撬开这个密不透风的家族内幕。洛克菲勒本人在办公室之外的社交生活——同友人的交往、嗜好、户外活动，等等——显然也同样为人所忽略。值得探究的方面还有，洛克菲勒的政治观点和托拉斯理论是什么、对公共关系抱什么态度、如何管理标准石油公司之外的投资、如何把金钱转移给子女、建立一个王朝的雄心是什么、为何沉缅于医药学以及给他所捐助的众多慈善事业留下了何种印记等。人们同样对他退休后度过的 40 个春秋明显地缺乏好奇心，因为有些传记作者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年月。然而，正是在这些岁月里，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不但使父业得以传世，又从根本上对其进行了改造。仅仅这个话题就花费了我不少的笔墨。

当初，兰登书屋建议我撰写自 50 年代艾伦·内文斯的传记问世以来第一部完整的洛克菲勒传时，我坦率地表示这事很挠头，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

早已被急于想借其声望发财的作家们开发殆尽。我怎能描写这么一个讳莫如深的偶像式人物呢？在现有的传记中，此人充其量是一个很有天分的机器人，最坏也不过是一台伤天害理的机器。我说不好他是个只知道赚钱的毫无生气的人，还是个十分深沉，极具魄力却有着令人生畏的自制力的人。如果是前者，我就会婉言谢绝；如果是后者——这不太可能——那么，我会接受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设在纽约州睡谷（Sleepy Hollow）的那座藏有数以百万计家族文献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泡了一天。我向管理员们诉说了心中的疑虑，说明自己无法下笔写洛克菲勒，除非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我用的是“他心中的音乐”这一措辞。他们听后给我拿来了1917—1920年间私下采访洛克菲勒的笔录。采访人是一位纽约新闻记者，名叫威廉·英格利斯（William O. Inglis），其目的是写一部由洛克菲勒授权的传记，然而这部传记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埋头读完这份长达1700页，未曾改动一字的手稿，我震惊了：一向被说成是寡言少语、空洞乏味的洛克菲勒原来是个条理清晰、口齿伶俐，甚至很有激情的人；此外，他还相当风趣，具有中西部人的那种不加掩饰的机智。这全然不是我在任何其他一部传记中所看到的那副模样。一回到家中，我便告诉兰登书屋的责任编辑安·戈道夫，我现在很想写这本书。

研读堆积如山的有关洛克菲勒的文献犹如发掘一个被遗忘的大陆。然而，即使拥有如此浩瀚的文献可供参考，在最初阶段我依然沮丧地感觉到，我面对的是一个斯芬克斯^②。洛克菲勒养成了一种尽可能不露心声的习惯，即使在私人信件里也是如此，好像在写这些信时就担心有朝一日会落入检察官手中似的。出于这种深藏不露的本能，他擅长使用拐弯抹角的古怪字眼和晦涩的措辞。正由于此，洛克菲勒从那些比他更为坦率的属下那里收到的总共2万页的信函倒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意外之财。这些早在1877年亦即标准石油公司成立7年之后写来的信件，生动地描述了该公司同石油生产商、炼油厂、运输公司和销售商以及铁路大亨、银行经理和政府高官之间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交易情况。这些关于贪婪和狡诈行为的全景式描述，会令研究镀金时代^③的偏见最深的专家都感到震惊。我还极其幸运地看到了5位杰出的前辈留下的完整的研究卷宗。我爬梳了艾达·塔贝尔留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市德雷克油井博物馆、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留在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艾伦·内文斯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以

及威廉·英格利斯和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正式认可的传记作者）留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当时的大量采访记录和其他材料，而以上几位作者仅仅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洛克菲勒和许多镀金时代的富豪一样，不是受到情有独钟的传记作者的歌颂，就是受到尖刻的批评者的辱骂；在他们身上，前一种人看不到任何坏处，后一种人则看不到任何好处。这种一面之辞对于洛克菲勒研究来说尤其有害，因为在他身上，罪恶与圣洁难以置信地并存一处。我试图在介于论证和辩护两者之间的广阔空间中写这本书，这样做的动机是，我认为洛克菲勒的一生是始终如一的，而且，这位恪守圣经教海的洛克菲勒拥有的不只是商界海盗的狡诈外表，他本性中的虔诚和贪婪是密切相连的两面。出于这个原因，我着重描写了他的福音浸礼会^④人生观，以此作为解开他一生中众多秘密的万能钥匙。读者若想在本书中看到一恶魔式或者圣徒式的洛克菲勒，未免会感到失望。

眼下似乎正是招回洛克菲勒的亡灵的极好时机。随着贸易壁垒的倒塌、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盛行，当今世界已经连接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令普天下 50 亿人为之倾心。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生平将我们带回到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初露端倪、各种游戏规则尚未成文的时代。洛克菲勒的一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体现出在南北战争之后兴起的，并且改变了美国人民生活的资本主义革命。他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所有美德：节俭、自立、勤奋和不懈的创业精神。诚然，作为一个蔑视政府、欺凌竞争对手的人，他同样又是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众多登峰造极之恶行的化身。其结果是，他的生涯成了一场辩论的焦点，辩题是：在我们这种延续至今的经济生活中，政府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注释（本书文后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Standard Oil，又译“美孚石油公司”。

②即捉摸不透的人。

③Gilded Age，指美国南北战争后至 19 世纪末之间的繁荣时期。

④美国北方新教教派之一，主张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以象征重生。

CONTENTS

目 / 录

前言

引子:恶毒的舌头

- | | |
|------------|-----|
| 1 放荡的男人 | 006 |
| 2 奋兴之火 | 018 |
| 3 必定会发财 | 042 |
| 4 商业中的新教精神 | 070 |
| 5 大拍卖 | 081 |
| 6 时代诗篇 | 106 |
| 7 百万富翁大街 | 130 |
| 8 同 谋 | 141 |
| 9 新型君主 | 171 |
| 10 谜般人物 | 188 |
| 11 虔信之家 | 198 |
| 12 油田风波 | 213 |
| 13 帝国中心 | 234 |
| 14 后台老板 | 264 |
| 15 寡妇的葬礼 | 294 |
| 16 托拉斯问题 | 307 |
| 17 教育巨头 | 326 |

18	复仇者	359
19	帝国王储	379
20	标准石油帮	393
21	事事热心	435
22	复仇天使	465
23	愚者的信念	512
24	百万富翁专列	527
25	怪老头	549
26	亡命首富	567
27	审判日	587
28	慈善托拉斯	613
29	大屠杀	624
30	性格迥异的夫妻	646
31	忏悔	664
32	王朝的承继	677
33	过去、现在与将来	689
34	继承人	708
35	天堂再相会	724
	约翰·D·洛克菲勒创业年谱	739

引子：恶毒的舌头

“读完这本书，令我回想起遗忘多年的事情和情景来，”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沉思道。“它发掘出封尘已久的往事，使它们再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使我很高兴，非常地高兴。”

一连几个月，洛克菲勒都在听经他认可的传记作者朗读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写的《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这是一部有关他生平的、措辞犀利的书，出版于1894年。这位年近八十归隐故园的世界首富总算同意关起门来追忆往事了。从1917年开始，洛克菲勒每天上午躺在卧室的安乐椅里或者倚在长沙发上回答1个小时的提问。他的住所坐落在韦斯特切斯特县绿树掩映、景色秀美的普坎蒂哥丘陵之中，那是一幢乔治^①风格的大宅。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是上帝保佑他成功的，历史法庭也会宣告他无罪。洛克菲勒这样做只是为了取悦他的儿子，因为儿子想洗刷掉一切有损家族名誉的非议。正如洛克菲勒提醒他指定的鲍斯韦尔^②、谦恭有礼的威廉·英格利斯时所说的那样，“我儿子不熟悉这段历史，要不是他催我……我决不会浪费时间、自找麻烦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英格利斯是一位新闻记者，来自洛克菲勒的宿敌《世界报》。

洛克菲勒尽管一开始有些顾虑，但还是经不起引诱，重提在石油业那些风云变幻的最初岁月，振作精神挑起了回忆的重担。在接受采访过程中的3年、长达数百小时的时间里，他追忆往昔，畅所欲言。有时，他用传教士对志趣相投的教徒布道那样的亲切口吻回忆往事，而在谈到批评他的

人时，则时常不加掩饰地冷嘲热讽或出言不逊——尽管他一直在像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样，尽量克制住自己对这些人的报复心理。

在英格利斯惊讶的双眼里，老人在如潮的回忆中返老还童了，他那种带着喘息的尖细的老年人说话声音变得低沉起来，犹如刚刚步入成年时圆润的男中音；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回顾当年辉煌的斗争历程，脚步也变得越来越轻快、敏捷。洛克菲勒非但没有回避有争议的地方，反而建议用小说的结构来重写这次回顾性谈话：由英格利斯为他朗读他的两个主要批评者亨利·劳埃德和艾达·塔贝尔（后者所著的猛烈抨击洛氏、影响颇大的传记在20世纪初出版）的书中一些段落，然后由他来逐段逐段地反驳。这两本书刚刚问世时，洛克菲勒对其不屑一顾，认为出面反驳作者的指责有失身份。如今，多少是出于他那种不服老的自信，他决心对那些最狠毒的指控直接做出反应。“我忍了8个月，不想对这些愚蠢的作家做出应答，”他特地指出了这一点。“现在既然干上了，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何况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一旦决定干一件事情，他就会调动起可怕的精神，一心一意地干到底。

洛克菲勒开始进行这场耗费时日的自我辩护时，显然认为自从这些新闻记者于20世纪初玷污他的名声，并且弄得他成了全美国最遭人憎恨的商人以来，自己已经得到了昭雪。他得意地说：“如今所有的生意人都在按照现代的做法经商，这些做法都是我们当年头一个采取的。”他相信，公众对他的仇视已经减弱，他的石油帝国的对立面“实质上在许多年前就不复存在，而攻击标准石油公司的做法也不再时兴了”。的确，美国大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该公司所属各企业显示的工业实力倍加赞赏，连洛克菲勒自己都不无理由地推测，他的同胞如今已把他看成是公共事业的赞助人而非商界大盗。近年来他捐助了大量的慈善事业，这也使公众对他的怨恨得以减轻。

在采访过程中，洛克菲勒的多次沉默和他的言辞一样意味深长，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洛克菲勒在他的法律顾问艾维·李（Ivy Lee）的指导下，每逢谈到标准石油公司的时候都避开像“托拉斯、垄断、寡头垄断或卡特尔^③”等字眼，而是大谈“合作”。他对教科书上描述的亚当·斯密^④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嗤之以鼻：“那些德高望重、对商业却一窍不通的教书匠

们教大家拼得你死我活，还自以为是上帝的代言人。幸亏合作的概念产生了并得以流传，有了铁路公司、电报公司、钢铁公司、石油公司等，取代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在这长达3年的访谈中，洛克菲勒闭口不提那次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挫折：1911年美国联邦政府把标准石油公司分成了几十个子公司。他假装记不得最高法院的那次裁决，谈起标准石油公司时就好像它还像原先那样，铁板一块、纤毫未损。

对诬蔑他的人毫无怨恨，这大概是在他做出的所有姿态当中最难坚持到底的一个了。他在谈话中屡屡提到他宽大为怀的品质。“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人物对那些说他们坏话的人都保持着最和蔼、最友善的态度，宁愿把那些人的行为看作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弱点、无知和别的什么令其不由自主的原因”。他还说：“对那些出言不逊的人，我们也决不怀恨在心。‘人人难免有错，宽恕方为圣贤’。”他甚至更加息事宁人地说：“我很高兴的是，我们对这些心怀妒嫉的小人十分仁慈、和善，他们靠贬低我们为生，因为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的人。”

然而到后来，这种圣贤式的口气开始变味了。洛克菲勒不能容忍对他一生所做的真正有原则性的批评，越来越多地进行怀有偏见的攻击，嘲弄批评他的人只会叽叽咕咕、嘟嘟囔囔地乱发牢骚、口出怨言，是些号丧的夜猫子、敲诈勒索之徒、海盗、被宠坏的孩子、冒险分子、恶狼和剪径的贼人。很显然，对他的种种指控，他仍然耿耿于怀，尤其是艾达·米纳瓦·塔贝尔的指责，她头脑冷静、眼光敏锐，做出的调查结论把洛克菲勒这个姓氏变成了贪婪商人的代号。洛克菲勒同老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时，曾经拿塔贝尔打趣，叫她“柏油桶^⑤小姐”，这显然是想以此来抚慰一下对方的言论给自己造成的痛楚。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采访中，英格利斯只见到洛克菲勒铁一般的沉着和自制力崩溃过两回，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这两次都是在反驳塔贝尔的指控的时候。第一次是在英格利斯念到塔贝尔提起1872年时，当时年方32岁的洛克菲勒威胁说要毁掉拒绝加入他的卡特尔的对手，从而吞并了克利夫兰的几家炼油厂。如今看来，1872年正是他无情地迈向石油业霸主地位的开端。如果那一年蒙上污点，以后的一切就都不光彩了。英格利斯生动地记下了洛克菲勒对塔贝尔的指责做出的反应：

“这话绝对是错的！”洛克菲勒先生大声叫道，令我不由得抬起了头。他刚才一直斜倚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说这话时却一跃而起，朝我做记录的桌子走来。他满脸通红、两眼冒火。这是头一回见到他显出不高兴的心情，毫无疑问，他怒火中烧、满腔愤恨。他说话声响亮而清晰。他没有用拳头砸桌子，只是攥紧双手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但又不能立即恢复平静。“这话绝对是错的！”他叫道。“我和公司的人谁也没有对外人这么说过。你可以一字不改地记下我的话：这绝对是个弥天大谎！”

洛克菲勒发完这通火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是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仍令他心中隐隐作痛。过后，他和英格利斯一同在山坡和他家一望无际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那话简直太荒唐了！”他大声说道。“胡说八道、恶毒之极、居心不良。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在同一条快要沉没的船上，谁还有心思再拼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当时是在尽力造一只救生艇，好把大家都送到岸边。”并购竞争对手的公司并非是洛克菲勒所说的义举，可是他的记忆力尽管很强，记住的却都是些他想记住的东西。

洛克菲勒把最难听的字眼留给了后面的章节，这是塔贝尔提到他私人生活中最敏感的地方，即提到他那位多姿多彩、声名狼藉的父亲威廉·埃弗里·洛克菲勒的品行的时候。1905年7月，塔贝尔写了分上下两部的洛克菲勒“品格研究”，以此作为她的标准石油公司系列故事的开篇，文中满篇是对他父亲的刻毒描写，说其父是个游走四方的药贩子，过的是见不得人的流浪日子。威廉·埃弗里·洛克菲勒是那种善于花言巧语的小贩，在19世纪初的美国边远地区随处可见，塔贝尔用了很大的篇幅列举了他的劣迹。她在刻薄的描述中曾经说过：“他除了滴酒不沾之外，可谓无恶不作。”

对其亡父的这番攻击触及了洛克菲勒深藏心中、时时作痛的伤口，听到此处，他勃然大怒。“这个自称是历史学家的家伙居然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他嘲笑道，错误地推测塔贝尔是因为自己的系列报道居然无损于标准石油帝国而感到恼怒。“所以，她用了她拿手的一切冷嘲热讽、恶语中伤、含沙射影和颠倒黑白的伎俩，编造出这么一套无耻的瞎话，比任何

人都恶毒地攻击我父亲。”洛克菲勒一时无法控制自己，他那人所共知的岩石般的镇静彻底崩溃了。他一生中难得有几次这样滔滔不绝地出言不逊过。他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这个长了一条毒舌的恶妇拼命想毒害老百姓……只要能归到洛克菲勒名下的每件事情，不论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她统统都表示怀疑，因为至今为止这个名字还没有让她的攻击给毁掉。”一旦意识到自己掉以轻心、一反常态时，他立即克制住自己，恢复了往日那种泰然自若的镇定，用安慰的口吻对英格利斯说：“不过令我高兴的是，我毕竟没有对这样一位‘历史学家’抱有怨恨，我对她只有可怜。”这位巨子又恢复了尊严，并且保证不会让自己那副严丝合缝的面具在他指定的传记作者面前再次脱落。

注释

①指1714—1830年间的英国乔治王朝。

②James Boswell, 1740—1795,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

③Cartel, 又译“同业联盟”, 系垄断组织的一种形式。

④Adam Smith,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国富论》作者。

⑤塔贝尔的英语谐音。

1 放荡的男人

20世纪初，正当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①争夺世界首富的名号时，法国与德国之间竟也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洛克菲勒的祖籍所在国。形形色色的家谱学家垂涎于不菲的稿酬，纷纷摩拳擦掌，要为这位石油大亨杜撰出一个光彩夺目的高贵门第。“本人无心追根溯源，当什么名门之后，”洛克菲勒坦言相告。“我对自己良好而悠久的美国血统很知足。”根据对洛克菲勒家世所作的最为彻底的研究，洛氏的家系可以追溯到9世纪一个名叫洛克弗伊（Roquefeuilles）的法兰西家族，据信，该家族当年住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一座城堡里。有关该家族何时离开法国的记载要比有关其起源的记载详尽得多。1695年，路易十四^②废除南特敕令^③之后，这个信奉胡格诺教派^④的家族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迁移到德国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城附近的萨根多夫，并且把姓氏改作日耳曼语的读音，即洛克菲勒。

1723年前后，磨坊主约翰·彼得·洛克菲勒（Johann Peter Rockefeller）带着妻子和5个孩子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费城，最初在新泽西州萨默维尔的一座农场安顿下来，后来又迁到阿姆韦尔。他显然是在此处发家，买下了大批的土地。10余年后，他的堂弟迪尔·洛克菲勒（Diell）离开德国西南部，移居到纽约州的日尔曼敦。迪尔的孙女克丽丝蒂娜嫁给了她的一个远亲——约翰·彼得的一个孙子威廉（尽管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对其欧洲的先祖从来不怀有特殊的感情，他还是在泽西州弗莱明顿的墓

地上为老祖宗约翰·彼得竖了一座纪念碑)。威廉和克丽丝蒂娜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为戈弗雷·洛克菲勒(Godfrey)，他就是这位石油巨子的祖父，却又是该家族的后代最不愿提及的祖先。1806年，戈弗雷不顾女方家人竭力反对，娶了马萨诸塞州大巴林顿的露西·埃弗里(Lucy Avery)为妻。

露西全家瞧不起洛克菲勒家，认为露西是屈身低就。洛克菲勒自己的母亲后来也重蹈覆辙。露西家的祖上在1630年前后随着清教徒西迁的浪潮，从英国的德文郡移居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埃弗里家的人多才多艺，自从定居下来并且成为当地名门以后，这个家族出了许多牧师、军人、市民首领、探险家和商人，且不提还出过一批胆大妄为的杀戮印第安人的魔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埃弗里家族有11位勇士在格罗顿之役中壮烈牺牲。如果洛克菲勒家族需要对其“贵族”血统加以渲染、添枝加叶的话，露西满可以有凭有据地指出，自己是1016年加冕的英国国王——勇敢者埃德蒙^⑤的裔胄。

遗憾的是，戈弗雷·洛克菲勒同他能干的妻子很不相配。他五短身材、面带菜色，一副什么都干不成的倒霉模样。露西是个热情如火的浸礼会教徒，身材削瘦，个头高过丈夫，一双蓝眼睛左右流盼，威风凛凛、举止潇洒、步履矫健。她以前是个教师，受教育程度高于戈弗雷。就连向来不说自己亲戚坏话的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都婉转地承认：“我祖母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丈夫不如她。”如果说，戈弗雷给洛克菲勒家的后人留下了色彩——蓝灰色的眼睛和浅褐色的头发，露西则把修长的身材传给了儿孙们，这一特点在洛克菲勒家的男人身上显得尤为突出。露西体格健壮、活泼有力，生了10个孩子，老三就是1810年出生在纽约州格兰杰的威廉·埃弗里·洛克菲勒。尽管洛克菲勒父亲的生日不难确定，众多新闻记者有朝一日会因确定他的忌日而累个半死。

戈弗雷既务农又经商，虽历经坎坷，却也不无收获，但因几度商业投资不当，弄得全家朝不保夕、四处漂泊。他们先是被迫搬到纽约州的格兰杰和安克拉姆，后来又移居大巴林顿，最后还是迁回纽约州，在利文斯顿安身。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成长环境中，大概不乏令他引以为戒的那些误入歧途、性格懦弱的男人们的身影。戈弗雷肯定被当做不可仿效

的榜样而频频提及。家里的人都认为，爷爷是个快活终日、脾气和蔼的人，但又懒散成性、嗜酒如命，令露西一生对酒恨之入骨，而且无疑把这种仇恨灌输给了她的孙子。戈弗雷爷爷是头一个使约翰·戴维森在心里永远把乐天知命同放纵的性格划等号的人，他喜欢世上的男人个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强、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有关洛克菲勒的档案提供了各色各样的资料，说明戈弗雷和露西缘何要在1832年至1834年间驾着塞满家当的宽轮大篷车向西部进发。根据其中一个说法，洛克菲勒全家和几家邻居的土地在同英国投资商进行的激烈的所有权之争中被人夺走。另一种说法是，有个无耻的商人哄骗戈弗雷拿自己的农场去换取泰奥加县据称更加肥沃的草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残忍的骗局）。后来有几位亲戚说，戈弗雷真正想去的是密执安（又译密歇根）州，但是让露西给否决了，她不愿背井离乡去密执安的荒原上安家，而是倾心于纽约州以北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氛围。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洛克菲勒全家还是重走了早年美国人的老路，动身寻找新的机遇。19世纪30年代期间，许多来自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的拓荒者兴奋地涌入纽约西部的荒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⑥把这次大迁移说成是“一场抢夺机会的大赛”，人们追求“它所激起的狂热，不亚于追求它所带来的收获。”20年代开通的伊利运河吸引了许多拓荒者来到这个地区，戈弗雷和露西也把自己的家当装到一辆帆布大篷牛车上，奔向那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奥尔巴尼—卡茨基尔大路上跋涉了两个星期，缓缓地穿过了一片又一片如同格林童话中所说的那种阴森可怕的森林。由于车上行李太多，坐人的地方不够，大部分路程只好徒步而行，露西和孩子们（除了威廉之外，因为他没有同行）走累了便轮换着坐一会儿车。当全家终于到达目的地——纽约州的里奇福德时，最后的3英里半路格外难走。拉车的牛在乱石嶙峋、车辙交错的小路艰难前行，到后来，他们不得不用鞭子把早已精疲力尽的牛赶上一个几乎垂直的山坡，为的是得到那片60英亩的处女地。根据洛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说法，戈弗雷下了车，步履沉重地爬上那片土地的最高处，环视了一下自己的领地，然后哀怨地说道：“这和去密执安差不多。”于是，在一块记载着破灭了的希望